

王鹤 著

晚明风月



南京大学出版社

晚明风月

王鹤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明风月 / 王鹤著. —增订本.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2

ISBN 978-7-305-16062-2

I. ①晚… II. ①王… III. ①女性—人物研究—中国—晚明 IV. ①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6757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晚明风月
著 者 王 鹤
责任编辑 徐 楠 芮逸敏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625 字数 246 千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2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6062-2
定 价 50.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 (025)83594756

-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从民国回溯至晚明(代序)

洁 尘

很多年前,读王泽华和王鹤合著的《民国时期的老成都》时,其中关于成都“花街”的钩沉,让我至今记忆深刻。

成都“花街”,位置在现在的天涯石街那一带,是那个年代的“红灯区”。一个世纪前,成都主政的大员周孝怀,管理整顿已成泛滥之势的暗娼私妓,将其统一安顿至天涯石街,并把天涯石街改称“新化街”,在街口建岗楼,置岗哨,维持秩序;岗楼上还钉了一道横匾,上书“觉我良民”四个字。周孝怀的这一政绩,既维护风化,又给欲望以一个发泄的出口,对于市民来说,算是各取所需;对于娼妓来说,有一些基本的就业、居住、卫生和安全保障,可谓适得其所。这算是良绩吧,周孝怀能成为川官中的名官,在地方史中口碑不错,就是在他主政的时期,做过不少这种有效且变通的事情。

我是成都出生长大的成都人,关于“花街”,之前我却一无所知,是在《民国时期的老成都》里读到这一番风月旧事的。书是王鹤和王泽华合著的,她们俩是同事,也是密友,气息相投趣味一致,

所以说,关于“花街”这一部分的文字究竟是谁执笔的,我并不清楚。之后追踪王鹤的阅读和写作,我以为王鹤执笔的可能性更大。《民国时期的老成都》一书还未出版的时候,王泽华已经移民加拿大了,所以关于这本书的读后感,我只是跟王鹤有过交流。当时我们都供职《成都晚报》,午餐休息时大家经常聚在一起边吃边聊,而谈及此书时,主要内容就是“花街”。写得真好,好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对那段历史的梳理相当清晰,而在于作者的出发点不仅仅是猎奇(因为猎奇之心自然是有的),这中间包涵了一个女作家对特业女性真诚的关注以及同性之间自然流露的同情与怜悯。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王鹤会沿着这个探究思路继续走,继续写。现在,果然,这本书出来了,《晚明风月》。王鹤的路径是回溯,从民国回溯到晚明。

晚明,那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阶段,异常动荡惨烈的时代,异族入侵,山河易帜,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现代意识开始发端……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涌现出一个历史上最为密集也最为知名的风月明星群,董小宛、李香君、柳如是、寇白门、顾媚……除了这群名动华夏的女主角之外,连带着钱谦益、冒辟疆、侯方域、龚芝麓等男配角都十分抢眼。这一段时期的这些个故事,之所以如此闻名如此香艳如此脍炙人口,一方面是作为主体的江南名妓个个身怀绝技,风云际会般的集体亮相,那气场自然非常慑人;另外,男配角们个个也都是人物,或位高权重,或才华耀眼,他们不仅出演,而且很多都留下了记录文字,多少兼了史官的作用。这些文字成为后来的创作者们再度创作的取之不尽

的素材库。

王鹤的《晚明风月》也是取材自这个素材库，它以晚明名士余澹心的《板桥杂记》为取材基点，以一系列的晚明清初的笔记、野史、演义、杂谈，如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张岱的《陶庵梦忆》、孔尚任的《桃花扇》，以及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等名作为取材的辅助渠道，对晚明风月做了一番详尽的主观的但很有说服力的爬梳和解析。

我就不用多说王鹤在这本书里下了多少案头功夫了。我跟她是老友，深知她的特点，她是细致认真的人，行文与为人同样谨慎得体，甚至有点老派，带有60年代生人普遍都具备的端肃严谨的作风，这使得这本书的铺衍和臆想不会走得太远，当然也不会有自以为是的戏说和篡改。但是，主观的揣测是一定有的。我赞成的，恰恰就是这种主观；一部历史随笔集，如果不是主观的，那反而就是缺陷。文人看历史，不需要担负史家的责任，那么，主观就是书写的价值所在。在主观的观看和书写过程中，历史就成了一条流动的活水，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几百年的江水流下来，人心是相通的，人性是相通的，生命的滋味是相通的。

风月故事，任何时代都有，从来都有，为什么晚明的风月故事会成为其中最著名的一段传说？这里面就有时代背景这东西在起作用了，因为“她们都身逢甲申、乙酉之变，中国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时段之一，连男人都无法苟全性命的乱世”。正因为如此，在这样的场景中出场的女主角们，除了倾城美貌和绝世才情之外，她们身上的坚忍、通达，就比好些男人都更为浓墨重彩。中国史书中，

女性多为背影和侧影，而在这乱云飞渡的晚明，这些美丽的女人们似乎真的成了主角，她们面对着我们，凝视着我们，她们的英雄气是那么充沛和浓厚。时代的景深越深，人物的轮廓就越鲜明。从这个角度来说，王鹤选择晚明加以考量，是十分明智的题材选择，而她在这本书里所呈现的女性观，在我看来是有普世意义的。

阅读是内心里一层一层涂抹的过程。比如，读过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读者就董小宛这个人物，心里就有了一层底色；再读余澹心的《板桥杂记》，在董小宛的身上，又涂抹了一层颜色；再来读王鹤的《晚明风月》，董小宛就已经是一个很有厚度的人物了。这中间，掺杂了作者的观点，也混合了读者的见解，再加之内心某个微妙的情感触点被激发被映照，渐渐地，董小宛就成了你的董小宛，跟我的董小宛不一样，就像每人心中都有一个林黛玉。这种趣味，实在是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从民国回溯至晚明，王鹤的这条路，目前看来绕过了清代，特别是晚清那个很有意思的年代。我想，晚清风月故事，因为有《海上花列传》这个高峰，王鹤可能不会轻易下笔言说。不过，我相信，她会绕回到这里来的，用另一种笔法，用她的视角和观照方式来加以书写。然后，我想，她还会继续走，继续回溯，把历史深处的那些已经越来越模糊的女性形象重新加以整理和呈现。这是作为朋友的我的希望，也是作为读者的我的希望。

2010年11月23日

目 录

从民国回溯至晚明(代序) / 洁尘 1

南京的华艳与凄凉 1

乱世红颜 凄怆因缘

——董小宛与冒辟疆 20

秦淮之水异香渐

——顾媚与龚芝麓 60

从繁华说到寂寞

——“梅村体”中的乱世佳人 92

仓皇时世的阴谋与爱情

——侯方域与李香君及其他 132

醉入花丛或醉卧沙场

——孙临与王月、葛嫩 158

马湘兰:自写幽香纸上 177

风流别致 暗伤如许

——柳如是逸史 188

被诗与禅搭救的出水青莲

——王微与谭元春、许誉卿 237

寇白门:喧哗褪尽是清冷 262

杨宛:有多少好风可以凭借 268

李小大:名花黯然凋谢 274

马娇:雅曲戛然而止 280

冬儿:风狂雨骤叹飘零 287

李因:底下还有深渊 291

薛素素:骑飞马挟弹弓的女人 298

周后:也是在劫难逃 305

袁贵妃:未亡人的百感交集 312

张嫣:如履薄冰的深宫历险 318

徐灿:世事流云 人生飞絮 325

方维仪:一寸寸香成灰烬 332

黄媛介:清词丽句 难遣清苦 338

徐青君:王孙落难 347

后记 353

参考文献 356

南京的华艳与凄凉

秦淮风韵

小时候最初知道南京,是因为诗歌“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感觉那是一个跟时势迁移密切相关的,很硬朗、很政治的城市。后来慢慢体会,同样是曾经煊赫繁盛的古都,南京与北京、西安等北方城市相比,气质要复杂、含混得多:它既是慷慨激越的,也是绮靡妩媚的,有时候还不乏伤恸脆弱……总之,很难用一个纯粹的词汇去概括。当然,它更多的时候似乎还是趋于阴柔、凄婉。

有这样的印象,其实是因为余澹心那本《板桥杂记》。

余澹心详细讲述了晚明秦淮河的绮丽风情、繁华景象,既勾勒了众多歌女名妓的鲜活群像,笔墨也兼及名士才子的宴饮雅集,王孙公子的风度翩翩。跟随他的视线,但见那些鳞次栉比的妓家,户

户“屋宇精洁，花木萧疏，迥非尘境”，房内兰花、茉莉馨香沁人；秦淮河两岸的精美河房，“雕栏画槛，绮窗丝障，十里珠帘”，到薄暮时分，河中灯船密密麻麻，如火龙蜿蜒，光耀天地……秦淮河既荟萃了争妍献媚的艳姬，还集中了操弄箫管琴瑟与说书演剧的顶尖艺人，众多商铺的名酒、香茶、菜肴、小吃、香囊等等，也尽皆上品。

更有许多缠绵悱恻、离合悲欢，围绕这华艳舞台，演得声色俱佳。在历朝历代的盛衰兴亡史里，晚明的南京确实是情节惊心动魄、各色人等密集登场的时刻。复社文人、弘光小朝廷、清军压境、山河易色……这个时期，李香君、顾媚、董小宛等都以诗、画、音乐的造诣和风度、见识不俗而名动江南江北；就连大奸大丑的阮大铖、马士英之流也是舞文弄墨的好手，阮大铖的《燕子笺》《春灯谜》辞藻华丽、情节曲折，在同时代传奇里也算出类拔萃。

余澹心在《板桥杂记》里落墨最多，给予最深切欣赏和怜惜的，还是那群沦落风尘而不甘沉沦的秦淮佳丽。从小经过严格职业训练，加上自身聪明颖悟，她们中的佼佼者似乎更像秀外慧中的名媛或才华出众的女艺人，通文墨，擅书画，精音律，与文人志士趣味相投。余澹心白描的每个人，性情、面貌和遭遇各不相同，又几乎都活灵活现。

比如，从外形和才艺看，沙才是“美而艳，丰而柔，骨体皆媚，天生尤物也。善弈棋、吹箫、度曲”；顾喜“性情豪爽，体态丰华”，外号顾大脚，她虽没有其他女子的纤纤细足，但气质超拔脱俗；尹文“色丰而姣，荡逸飞扬，顾盼自喜”；张元则清瘦轻盈，有临风飘举之态；范珏更是弃绝任何奢华浮艳之物，醉心于焚香煮茶，与药炉、经卷

相对,她擅长画山水,点染老树斜枝、远山幽涧,笔墨间饶富天然气韵,被誉为妇人中的范宽(北宋山水画大家);顾媚“庄妍靓雅,风度超群。通文史,善画兰”;卞玉京与妹妹卞敏也善画兰、鼓琴;董小宛精于烹茶、莳花、焚香、养梅、女红、烹饪,才艺与情致令人称绝,出嫁后到夫家,“四时草花竹叶,无不经营绝慧,领略殊情。使冷韵幽香,恒霏微于曲房斗室”。

从性格和气质看,“侠妓”李贞丽、李小大豪迈爽利,有须眉丈夫之气;李香君谈吐机趣又善自珍重;寇白门风流放任,不拘形迹,爱恨皆走极端;刘元泼辣佻达,伶牙俐齿,言语尖利;王小大圆滑敏捷,长于周旋,筵席中尤擅执掌酒令,还能为酒客解纷释怨,外号“和气汤”……

当然,也不是个个天生丽质,尹春就“姿态不甚丽”,不过妙在后天修炼——举止风雅,有大家风范,性情温柔和婉,言谈清爽雅致,也擅长于演剧。

还有一些女子是“通文翰,爱书画”,或“通文墨,且喜谈说古事”,或喜爱读唐宋人词,过目仅一两遍,就倒背如流……假如抛开她们的身世,这些浸染着书香墨韵,以梅兰竹菊为四时清供,精通琴棋书画的秦淮女子,倒更像深宅大院里饱览诗书的闺秀。

才子佳人

南京贡院紧邻艺妓们的聚居地,仅一河之隔,简直就像是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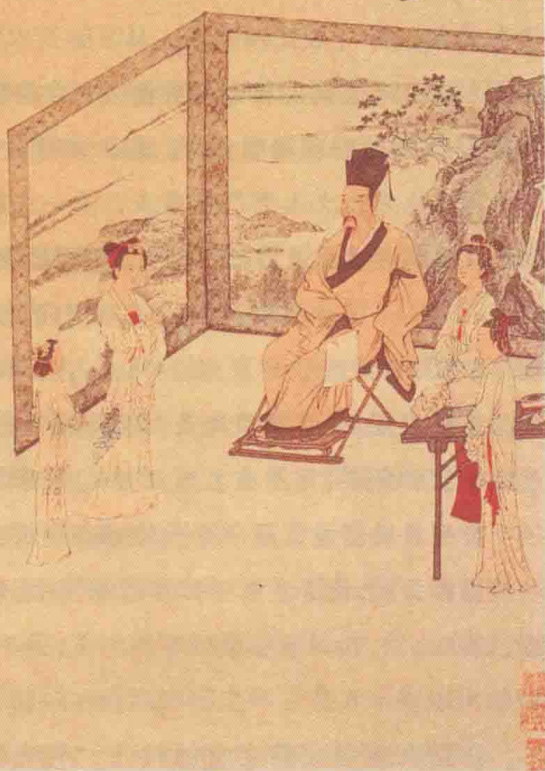
方便学子们纵情冶游才这么安排的。三年一度的乡试,四方应试者云集南京,那才是秦淮河的狂欢佳节,夜夜笙歌,处处艳舞。崇祯九年(1636年),嘉兴人姚北若,曾经汇聚十二条楼船畅游秦淮,灯火笙歌逶迤而来,一共招集了四面八方来应试的复社名流百余人,每条船还邀请名妓四人侑酒——“柳岸花溪澹泞天,恣携红袖放灯船”。在南京的名士、名姝几乎无一人“漏网”,场面之宏丽盛大,惹人艳羨不已。

集体活动之外,单独约会更多,葡萄架下,芍药栏边,郎情妾意,“或邀旬日之欢,或订百年之约”。到夜凉人静,风清月朗时,名士倾城,不时相约携手漫步,或凭栏依偎;最惬意的是遭逢知音,你吹洞箫,她唱妙曲,尽兴至万籁俱寂,仿佛只有游鱼在悄然聆听



(明)唐寅《李端端图》局部,南京博物院藏

善和坊裏李端端，信是能行白牡丹。
誰信揚州金滿市，賸脂價到屬^窮酸。
唐宣畫并題



(明)唐寅《李端端图》，李端端为唐代扬州名妓

……这样的风物人物、良辰美景，可不正是酝酿绮丽故事的最佳元素？

晚明江南的才子佳人韵事，遂密集上演，侯方域与李香君、冒辟疆与董小宛、龚芝麓与顾媚、吴梅村与卞玉京，还有钱谦益与柳如是，杨龙友与马娇……这个名单很长，他们有的成了眷属，有的阴差阳错；结局当然也迥异，或心满意足，或黯然神伤。

为什么妓与士的结缘恰好在天塌地陷的晚明如此频繁地上演，且呈现出清雅明丽的质感？费振钟的《堕落时代》有极其精辟的论述：

和宋代文人相比，明代文人在胸襟气度上既十分狭隘逼仄，又是十分柔弱孤绝的。这一方面由于明代文人生存处境的困逼比宋代文人要严重得多，另一方面则是明代文人在试图从理学突围出来的过程中找不到宽阔的出路……

……国运颓败，世事如江河日下，文人们也被抛进时代的深重苦难之中。即便是这样，文人仍然没有忘记他们所倾慕的青楼俊姬，而且他们越是对生存焦虑、痛苦，越是热切地追随她们的身影；而那些名噪江南的艳姬们，也因时代需要，更加努力表现出她们风华绝代的姿态和超逸不凡的气节。由于她们的主演，使历史在一片黯然神伤中，竟然增添了如许瑰丽的颜色。

在女人难登大雅之堂的时代，“青史留名”几乎是男人的专

利。我们今天能够侥幸知道一些古时莺莺燕燕的姓名,往往因为她们曾经名动士林,或因为她们是名士风流的绝好注脚。从某种角度看,晚明的情形则多少有些不同,那些风华绝代的江南丽人不只仅仅是历史的陪衬,她们以明媚的扮相和清亮的嗓音,直接走上了纷纭繁复的前台。

清末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以吴语写成,张爱玲因为喜欢而将该书翻译成国语并加注译,使我们有可能了解这本曾经湮没的小说。《海上花列传》以流利通达的世态描摹和出色的情感铺排,备受张爱玲推崇。张爱玲在译后记中提到:小说中妓女与她们的恩客之间逗气、吃醋等情节以及相互从一而终的关系,“较近通常的恋爱过程”,这是因为他们都“有更迫切更基本的需要,与性同样必要——爱情”。而恋爱中那些“紧张悬疑,憧憬与神秘感”,是旧式家居生活所无法体验的。

确实,和《海上花》的情形类似:除了时代原因,晚明士子们也在秦楼楚馆体味到了恋爱的快意。

江南水运便利,气候宜人,物产丰饶,素来是温柔富贵乡,花柳繁盛地。不仅巨绅、富室、硕儒密集,有家学渊源,即便寻常人家的子弟也较有物质上的保障潜心诗书;加之文化积淀深厚,故一向是出产才子的沃土。在这种气氛里耳濡目染,聪明伶俐的青楼女子们也着意修炼,成为知书识礼或附庸风雅的“女知识分子”。她们既有秀外慧中的资质,谈吐不俗,又比家常妇女善解风情,仪态袅娜,还一门心思地倾慕着才子们——诗酒酬唱之际,双方不摩擦出激情才怪。于是,士与妓互为扬名、交相烘托,在颓败混乱的背景上,竟

也张扬、放任地弹拨、演出了许多风流妩媚的曲目。

在风云激荡的大背景下，风月痕迹似乎为历史添加了柔、软、细、媚、暖等阴性特质。否则，仅仅有男人们指点江山，场面会顿显空旷枯索。

妇女之友

余怀字澹心(1616—1696)，又字无怀，号曼翁，也号广霞，复社文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四年，清康熙三十五年去世，享年八十岁。他原籍福建莆田，因父亲在江南经商致富，全家迁至南京。余澹心在南京生长、生活，后期移寓苏州。所以他常自称江宁余怀、白下余怀。

余澹心从小熟读经史，年轻时即有文名。当年留都南京的乡试规模之大，超过全国各地。南京国子监(南雍)因聚集着东南数省准备参与南都乡试的学子在此学习，一时藏龙卧虎。南雍考试名列榜首的，经常是余澹心与湖广杜濬、江宁白梦鼎，人称“余杜白”(鱼肚白谐音)。

1640至1641年，由于余澹心才情超群，称一时俊彦，曾担任过南京兵部尚书的范景文(质公)邀他进入幕府，负责接待四方宾客，掌管文书。当时他仅二十四五岁。

那个时段的余澹心，公务之余，也出入秦楼楚馆，诗酒风流，放诞飘洒。秦淮河畔那些装饰考究的亭台楼阁，如顾媚、李香君等人